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一

獸部三 兔 狐 增貍 貉 附猿

兔一

爾雅曰兔子㹠其迹迒絶有力欣 增說文狻兔曰
㕙曰㲋 本草集解曰兔大如貍而毛褐形如鼠而尾
短耳大而鋭上脣缺而無脾長鬚而前足短尻有九孔
趹居趫捷善走其大者爲㲋似兔而大青色首與兔同

足與鹿同故字象形或謂兎無雄者不經之說也今雄兎有二卯古樂府有雄兎脚撲速雌兎眼迷離可破其疑矣　原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為兎　又行失瑶光則兎出月　增雅述曰兎以潦為鼈鼈以旱為兎熒惑不明則雉生兎　原王充論衡曰兎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　又曰儒者言月中有兎夫月水也兎在水中則死夫兎月氣也　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蛤　增博物志曰兎望月而孕口中

吐子故謂之兔兔吐也　埤雅曰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　又曰兔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　楚辭曰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言顧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　易乾鑿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穴決也決鼻兔也　陶氏書曰兔五月而吐子　原抱朴子曰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一

本曰王者應事疾則見赤兎者王者德茂則見　又曰赤兎者瑞獸王者德盛則至　增又赤兎上瑞白兎中瑞　外國圖曰西王母國前有玉山白兎　原山海經曰天池山有獸如兎鼠首以其背飛名飛兎以背上毛飛去　增酉陽雜俎曰蜀郡無兎鴿　續雜俎曰韋絇云巴州兎作貍斑　寰宇記曰溧水中山古老相傳中有白兎世稱為筆精妙　原毛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逵　又曰有兎斯首炮之燔之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

兔曰明視　周易參同契曰燕雀不生鳯狐兔不乳馬

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增淮南子曰

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追風及其為馬則不走矣

兔二

增芸窗私志曰后羿獵於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

柙中中途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

羿曰我鵷扶君為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於逢

蒙是日逢蒙弑羿而奪之位兔曰鵷扶自此始也至今

土人不敢獵取　原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而死因釋耒守株兾復得兔為宋國所笑

史記曰范雎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　又曰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增洞冥記曰北極有潰陽之山有兔如鼠能飛毛色光如漆以腦和丹食之則不死武帝使放兔於昭祥苑苑在甘泉宫西周十里萬國獻異物皆集此中

原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目赤如朱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三年白兔見　又曰永康元

年西河言白兔見　謝承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

事母孝母死乃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棲集其上

白兔游其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於河南移檄

在所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　石

勒傳曰莊平民師歡上黑兔令曰按記應白兔為瑞此

黑兔曰祥外撿典舊議者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

孫臣以為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為瑞後黃龍見於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革命以水受金夫兔陰獸黑水色黒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黒兔上應云云　增前燕録曰慕容皝田於南鄙見父老曰此非獵所言卒不見既明日又出見白兔馳射之隊馬輦而還宮遂薨　隋書曰華秋汲郡人喪母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嘗宿廬中馴擾左右郡縣嘉有孝

感具以狀聞　稽神録曰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遥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裝鷹上鞲行數十步迴顧其處復見其兔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大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

兔三

原目赤　背飛上詳兔二古今注下詳兔一山海經　得髓　進肩應劭風俗通兔髓俗説臘正祖之食得兔髓者名之曰幸賞以寒酒幸者令人吉利　東觀漢記王郎追上自薊東南馳

至南宮馮異進麥飯
兔肩因渡呼沲河

擾室　**環山**　范蔚宗後漢書蔡邕性篤孝母亡廬於塚側有兔馴擾其室　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㕙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擣藥　**和丹**　傅休奕歌辭兔擣藥月間安足道神烏戲雲間安足道　抱朴子和安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子者二九一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可役使也

爰爰　**趯趯**　毛詩兔爰憫周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又趯趯毚兔遇犬獲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舞鎬　**游墳**　紀年曰宣王三年有兔舞鎬下詳兔二謝承後漢書

射首　**刻毛**　范蔚宗後漢書劉昆王莽時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

兔首每月行禮縣宰輒率吏屬 去尻 獻毫 禮兔去
而觀之 下詳兔二張璠漢紀 尻 廣
志漢諸郡獻兔毫書鴻
都門題惟趙國毫中用 獵逯 跧伏 文毚兔獵逯注
兔走貌靈光
殿賦狡兔跧
伏於樹側 狗顧 人逐 逐麋之狗非顧兔耶漢
書夫兔走深山千人競逐
以其
未定 稟星精 棲月魄 握斗樞玉衡星發於
兔 月中有黑兔 有三
窟 走百里 國策馮驩謂孟嘗君曰聞狡兔有三窟云
云 春秋後語昔齊有良兔曰東郭㕙一
日走
百里 依山基 走平岡 文選秋兔依山基
沈約詩平岡走寒兔 增擾
墓 入宮 南史爽子野居喪墓所有白兔白鳩馴擾其
側 後魏書有兔入於後宮檢問門官無從
得入太祖令崔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
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來獻女 生角 隱形

述異記商紂之時龜生毛兔生角甲兵將興之兆　主物簿孕環之兔懷於左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五十年當轉圜於腦能隱形人不復見

鐵腸　金氣　異苑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本草兔者明月之精有白毛者得金之氣凡兔至秋深時可食金氣全也

目孕　趹居　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　韓文八竅趹居

舍迦　撲握　梵書謂兔為舍迦　蘇軾詩寒窗暖足來撲握一作撲朔兔別名

簡牘是資　珮玦而逐　上韓文　淮南子楚王珮玦逐兔馬速玦破乃取而玦重而著之其破愈疾

原淩巒　越壑

兔四

原園名梁王不悅游於兔園　馬名漢呂布所乘馬名赤兔　震竹書紀年宣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　死漢書狡兔死良犬烹　穴山　穴處　東郭之名

充庖之用　增封卯地詳毛穎傳　稱丈人抱朴子山中卯日稱丈人者兔也

化丹爐原化記王卿為天師守丹竈竊發其封一白兔躍出衆皆曰丹已去矣一道士化為雀飛去須臾擒兔復入爐中　產牀下謝承後漢書儒叔林為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屋梁兔產於牀下

脫兔田單傳贊後如脫兔適不及拒　木兔遼史三月三日國俗刻木為兔分朋射之　兔碑北史後魏爾朱榮討葛榮有雙兔起馬前榮誓曰中則擒葛榮應弦而殪命立碑號雙兔碑

兔五

原詩古歌詩曰採取神藥山端白兔擣蝦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柈　增唐李嶠兔詩曰上蔡應初擊平岡遠不稀目隨槐葉長形逐桂條飛漢月澄秋色梁園映雪輝惟當感仁孝郛郭引兵威　蘇頲詠死兔詩曰兔子死蘭彈持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　蘇摠狡兔行曰秋來無骨肥鷹犬遍原野草中三穴無處藏何況平田無穴者　宋王安石信都公家白兔詩水晶爲

宮玉為田姮娥縞衣洗朱鉛宮中老兔非日浴天使潔白宜嬋娟揚鬐弭足桂樹間桂花如霜亂後前赤鴉相望窺不得空凝兩瞳射日月東西跳梁自長久天畢橫施亦何有憑光下視罝網繁衣褐紛紛漫回首去年驚隋滁山雲出入虛莽猶無羣奇毛難藏果見獲千里今以窮歸君空衢幽險不可返食君庭除嗟亦窘今余得為此免謀豐草長林且游衍　歐陽脩白兔詩曰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姮娥宮玉闕金鎖夜不閉竄入滁

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谿滁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
困棲草滁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為
翰林寶翰林疇酢委白璧珠箔花籠玉為食朝隨孔翠
伴暮綴鸞鳳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霑席羣
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為累物
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回首峰巒斷消息
梅堯臣和永叔白兔詩曰可笑嫦娥不了事却走玉兔
來人間分寸不落獵人口滁州野叟獲以還霜毛茸茸

目睛殷紅絛金練相繫環馳獻舊守作異玩況乃已在蓬萊山月中辛勤莫擣藥桂傍杵臼今應閒我欲拔毛為白筆研朱寫詩破公顏　秦觀答裒仲謨放兔行曰兔飢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天寒草枯死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黄犬厄一死無足悲所恥敗頭額敢期揮金遇倒槖無難色雖非獵者意頗塞仁人責兔兮兔兮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汝憐不如亟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并嶽麓　陳與義詩曰碎

身鷹犬慚何忍埋骨詩書事亦微霜露深林可終歲雌雄暖日莫忘機　楊廷秀詩曰東郭阿䨓駞褐裳清馥不著煙火香嫦娥喚入廣寒殿詔許擣藥不許嘗金丹煉成紫皇喜玉臼自攜銀漢洗偷將玦吻吸瓊漿蛻盡骨毛作仙子

原賦晉王廙白兔賦并序曰丞相瑯琊王始受旄節作鎮北方仁風所被迴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為美談今在我王匡濟皇維

而有白兎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辭云曰皇大晉祖宗重光固坤厚以為基兮廓乾維以為綱方將朝服濟江傳檄萬國反梓宮於舊塋兮奉聖帝乎洛陽建中興之遐祚兮與二儀乎比長於是古之有德則納瑞而永安無德則不勝而為灾赤烏降於周文兮尚稱曰休哉桑穀生於殷庭兮中宗克己以成仁雊雉登夫鼎耳兮武丁責躬而敎純

原頌張浚白兎頌曰其毛春素纖毫秋黒點綴五釆漸

染粉墨蓋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姿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秦失鹿於近郊晉得兔於遠境

原表晉桓温賀白兎表曰臣聞至德通幽則禎祥降靈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兎見於春穀縣皓質純素皦然殊觀　梁簡文帝上白兎表曰瑞表丹陵祥因舊沛四靈可邁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丹岫之羽來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游君囿　周庾

信上白兔表曰光鮮越雉色麗奏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　增唐武元衡賀白兔表兔居卯位白順金色金者取象於武臣白者明資於義邑　權德輿賀河陽獲白兔表惟此瑞獸是稱月精來應昌期皓然雪彩

增傳唐韓愈毛穎傳曰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

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秦始皇時蒙恬次中山將大獵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

狐一

原爾雅曰狸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狃（狃指頭反）詩義問狐之類貉貒狉也貉子曰貆（胡烜反）貆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貆貉子似貍爾雅貆子貆（其雌者名㹜音才瘵反今江東呼貉為貒）

貔貒子貛貒豚也一名貛又貍子隸今或呼貍為狐貍　說文狐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從犬瓜聲　增本草釋名曰狐孤也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其字從孤或云狐知虛實以虛擊實實即孤也故從孤　本草集解曰形如小黃狗鼻尖尾大有黃黑白三種白色者尤稀尾有白錢文者佳日伏穴夜出竊食氣極臊烈聲如嬰兒毛皮可為裘腋毛純白謂之狐白　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

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抱朴子玉策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　增又曰千歲之狐預知將來　原郭氏淵中記曰千歲之狐為淫婦百歲之狐為美女　增又曰狐五十歲能變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酉陽雜俎曰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自可洞達陰陽　又曰狐夜擊尾火出

將為怪必戴髑髏不隊則化為人　或云狐魅畏狗千年老狐以千年枯木燃照則見真形　淵覽千歲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　山中稱成陽者狐也

原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其政訟平南海輸以文狐

春秋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　增宋書曰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原春秋運斗樞機星得則狐九尾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狐九尾　瑞應圖曰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一本曰王者不傾於色

即至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者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明後當盛也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德至乃來　又曰武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黑狐蓬尾蓬大也　增狐面白而尾似牛者名玉面專食百果　淮南子狐血漬黍令人不醉高誘注云以狐血漬黍米麥門冬陰乾為九飲時以一丸置舌下含之令人不醉也　又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

信故可得而禽也　埤雅狐性善疑貉性善睡皆藏獸也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　原易田獲三狐　左傳余狐裘而豹褎　毛詩狐裘逍遥　又雄狐綏綏　禮記天子狐白之裘諸侯青卿大夫狐腋　慎子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技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增商君傳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金樓子曰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居廟堂為狐計者不若走於平澤

狐二

原河圖黃帝生先致白狐　呂氏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龎龎成子家室我都攸昌於是娶塗山女　增竹書帝杼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原尚書大傳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獻紂紂大悅翰長毛也六翮得青狐班固幽通賦注曰散宜

生至吳得九尾狐以獻紂也

瑞應圖曰九尾狐文王時東夷歸之

周書曰成王時青丘獻狐九尾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得白狐　增搜神記曰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　原管子曰代出狐白之皮裘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之代各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狐離支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士卒服於

齊　韓子曰翟人獻豐狐黒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皮而歎曰以皮之美自為罪也　增說苑曰晉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原漢書曰陳勝吴廣次所旁叢祠中（次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夜篝火詐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　增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去疾嘗發欒書塚無餘物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戟

之不得傷左足於是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何故傷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乃患脚至死不差　原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九尾狐見　古今注曰章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　增搜神記曰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為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人領獵犬於城外求索果見孝於空塚中聞人犬聲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

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棲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為妻暮輒與共還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　又曰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嘗宿亭樓夜坐鼓琴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

吾暮卧無抌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又曰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且止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埽除須臾便上日既暝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劒解帶夜時有正

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霞伯夷伯夷持被掩之
足跣脫幾失再三以劒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之老
狐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
百餘因此遂絶　原魏略文帝欲受禪郡國奏九尾狐
見於譙陳　增渚宮故事習鑿齒從桓温出獵時大雪
於江陵城西見草上有氣出伺一物射之應弦死往取
之乃老雄狐足上帶絳繒香囊　搜神後記曰吳郡顧
旃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覔

閫頂有一穿是古時塜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又曰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卧思

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匉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汝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為魅垂化為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户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

為答曰白事問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姦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既而懼為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即呼伯裘來救我即有物如伸一疋絳劃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

為府君所召雖效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洛陽伽藍記曰後魏有挽歌者孫岩娶妻三年妻不脫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岩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岩髮而走鄰人逐之變為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初變為婦人衣服靚粧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婦人著綵衣者指為狐魅　唐創業起居注曰辛卯

帝觀兵於絳城癸巳至於龍門先是皇太子於此界獲一黒狐　朝野僉載曰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邨　孔氏帖曰李密即位狐鳴於旁　乾𦠆子曰神龍中有何讓之者上巳於洛中光武原陵上見老翁吟曰野田荆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没頭上日生死眼前人訝其非人遽前欲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從馬遽見一狐跳出尾有火復如流星讓之見一几案

上有文書二紙其一曰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歲旦涒涂蛇脫其皮君亦神攄九九六六來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倮霞袿雲帔哀爾浮生擲此荒墟吾復浩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狐化為僧持縑來易復化讓之弟紿取去未幾有勑捕盜內庫絹者遂執讓之付法 宣室志曰李林甫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

一黒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黰黒有光自堂中忽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一黒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

唐書劉克明傳曰帝嘗夜艾自捕狐狸為樂謂之打夜狐　廣異記曰睢陽郡宋王塚旁有一老狐每至衙中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塚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魅前後殺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財僱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乃逕詣諸犬之下伏而不動令世人有

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雎陽咋狐犬　酉陽雜俎曰漢平陵王墓多狐自穴而出者毛皆塗灰　又曰劉元鼎為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為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

南部新書曰晉天福甲辰歲公安滄渚民家犬逐一婦

登木而隊為犬咬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　宋高僧傳曰釋志淵者河朔人曽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畫見一狐從林下將髑髏置首揺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墮葉遮蔽其身俄成美女素服立於道左微聞有車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選有乗馬郎至與言久之欲將偕去志從林出謂之曰此狐也其人不信志乃振錫作胡語女遂化狐而走其人叩頭悔過焉　見聞後録曰宣和末有狐登御坐　冷齋

夜話曰鄒志完南遷比還過永州澹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狐輙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迦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狐三

原忌犬 首丘 劉敬叔異苑胡道洽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常以名香自防帷忌猛犬自審死日誡弟子曰氣絶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斂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禮記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

持火 聽冰 管輅傳夜有二小物如獸

手持火以口吹之書生舉刀斫斷腰視之狐也自此無火災　郭緣生述征記北風勁河冰始合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聽冰下無水聲然後過河

有三德　長百獸　上詳狐一說文　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果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者乎虎以為然遂與之行獸見皆走

應夏禹　瑞周文　上詳狐二呂氏春秋　下見郭璞山海經圖贊

莫赤　粹白　詩莫赤匪狐　呂氏春秋天下無粹白之狐

健走　多疑　楚辭封狐千里注大狐健走千里也　酈善長水經注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也

濡尾　去首　易小狐汔濟濡其尾注汔近也　禮狐去首不可食

安問　詐鳴　上張綱事詳狼下

陳勝事詳狐二　為裘　銜書史孟嘗君有狐白裘下見郭璞贊　一腋　七

尾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晉錄咸寧二年有白狐七尾見汝南　在淇梁　率幽

草詩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又有芃者狐率彼幽草芃小貌　尾大不掉左傳　肉

食不蠱狐神獸也出於青丘山音如嬰兒食之不蠱　假虎為威　憑城作

固　風嗥雨嘯　昏見晨趨　黑色獻周成　白容來

晉武黑狐周成王時見之　增潛上伏　禮北斗類從燕識戊己不銜泥狐潛上伏不越度阡陌又曰狐狼知虛實虎豹識沖破舊說狐有媚珠又曰狐禮北斗而靈善變化　在庭

向窟宣室志唐宰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退朝見一白狐在庭中擣練石上命逐之已不見

矣問於客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明日果遷禮部侍郎
唐書哥舒翰素與安禄山不協禄山謂翰曰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嘷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禄山甚怒以為譏其胡也

嘷門 入廳 晉書淳于智濟北人夏侯藻母病因五鼓出詣智有一狐當門向之嘷喚藻益駭愕馳以告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嘷喚處拊心啼哭勿休然後可僅免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崩折矣 王浚據幽州有狐據府門躍入廳事後浚果敗 又涼武昭王暠子歆為涼州牧時有狐上南門主簿范稱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當有人於此城南面而居也後竟為沮渠蒙遜所滅

詣仲舒帷 入張華座 幽明録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君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為老狐而去 搜神記燕昭王墓有老

狐化為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孔璋曰今有男子少美高論孔璋曰當是老精聞燕昭王墓有華表柱向千年可取照之當見如言化為狐

皓首書生

元丘校尉 搜神記有一書生皓首吳中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九日士人相與登山游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塚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也 宣室志張鋋為巴西侯所邀坐中有稱元丘校尉者狐也

狐四

原赴穴 **穴處** **增神獸** 九尾狐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國

水神 韓詩外傳狐水神也 **貜狐** 說苑客謂孟嘗君曰狐者人之所攻也臣未見貜狐見攻則所託者然也 **黑狐** 北方有黑狐者神獸也王者能致太平則此獸見 **穴中得書** 北征

記皇天塢北古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餘里得書一千卷

犀角駭狐 淮南子犀角駭狐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狐五

增詩唐白居易古塚狐詩曰古塚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顔色好頭變雲鬟面變妝大尾曳作長紅裳徐徐行傍荒邨路日欲暮時人静處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顔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猶若是真色迷人應過此 宋蘇舜欽獵狐篇曰老狐

宅城隅涵養體豐大不知窟穴處草木但掩藹秋食承露禾夏飲灌園泒暮夜出傍舍雞畜遭橫害晚登陴倪塢呼吸召百怪或為嬰兒啼或變艷婦態不知幾千年出處頗安泰古語比社鼠蓋亦有恃賴邑中少年兒耽獵若沈瘵遠郊晝雉兔近水殲鱗介養犬號青鶻逐獸馳不再勇聞此老狐取必將自快縱犬索幽邃張人作疆界茲時頗窘急迸出赤電駭羣小助啍嘷奔馳數顛沛所向不能入有類狼失狽鈎牙咋臣顙髓血相濡沫

喘吁遂死矣爭觀若期會何暇正丘首腥臊滿蒿艾數穴相穿通城堞幾隳壞久矣縱凶妖一旦果禍敗皮爲搨上藉肉作盤中膾觀此爲之吟書以爲警戒

增賦唐白行簡狐死正首丘賦曰矧玆異質藴彼仁心寧九尾之足尚實三德而可欽殊聽冰而表智異含沙而招損正有尤之質志在慎終委莫赤之容仁無棄本

揚濤狐聽氷賦曰蟲疑之理有殊鶴警之聽可比俯連白之上惟恐有閒顧莫赤之軀重其所履惟審固而

後行或逗撓而不遑猜忌罔恤雖稱妖婦之化戒慎為意未踰君子之防　滕邁狐聽冰賦曰尋聲不離於聽表處薄恐成於禍始奮自擾之迹一却一前曳有氿之軀時行時止

增賛晉郭璞山海經圖九尾狐賛曰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摽靈符

原記唐李華鶚執狐記曰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黄金鶚也豈不快哉因讓之曰仁人

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為患大矣震驚我族姻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申生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予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為悲

貍一　貉附

增埤雅曰獸之在里者故從里穴居薶伏之獸也　本草集解曰貍有數種大小如狐毛雜黃黑有斑如猫而圓頭大尾者為貓貍善竊雞鴨其氣臭肉不可食有斑

如貙虎而尖頭方口者為虎貍善食蟲鼠果實其肉不臭可食似虎貍而尾有黑白錢文相間者為九節貍皮可供裘領宋史安陸州貢野猫花猫即此二種也有文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為香貍即靈猫也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為牛尾貍亦曰玉面貍專上樹木食百果冬月極肥人多糟為珍品大能醒酒張揖廣雅云玉面貍人捕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也一種似猫貍而絶小黄斑色居澤中食蟲鼠及草根者名犱又登州島上有海

貍貍頭而魚尾也　又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為陰陽

按段成式言香貍有四外腎則自能牝牡者或由此也

劉郁西域記云黒契丹出香貍文似土豹其肉可食糞

溺皆香如麝氣楊慎丹鉛録云予在大理府見香貓如

貍其文如金錢豹此即楚辭所謂乘赤豹兮載文貍王

逸註為神貍者也南山經所謂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

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妬列子亦云亶

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疑即此物也又星禽真形圖心

月狐有牝牡兩體其神貍乎按劉楊二說與異物志所說相合則類即靈貍無疑矣類貍字音亦相近也　又風貍生邕州以南似兔而短棲息高樹上候風而吹至他樹食果子　又攷十洲記之風生獸廣州異物志之平猴嶺南異物志之風母酉陽雜俎之狤猊虞衡志之風貍皆一物也其獸生嶺南及蜀西徼外山林中其大如貍如獺其狀如猿猴而小其目赤其尾短如無其色青黃而黑其文如豹或云一身無毛惟自鼻至尾一道

有青毛廣寸許長三四分其尿如乳汁其性食蜘蛛亦
啖薫陸香晝則蹺伏不動如蝟夜則因風騰躍甚捷越
巖過樹如鳥飛空中人網得之見人則如羞而叩頭乞
憐之態人撾擊之倏然死矣以口向風須臾復活惟碎
其骨破其腦乃死一云刀斫不入火焚不焦打之如皮
囊雖鐵擊其頭破得風復起惟石菖蒲塞其鼻即死也
一云此獸常持一杖指飛走悉不能去見人則棄之人
獲之擊打至極乃指示人人取以指物令所欲如意也

貍者狐之類口方身文黄黒彬彬善搏為小步以擬度其發必獲謂之貍步好伏故又稱伏獸　徐廣曰貍一名不來　淵中記曰鉛錫之精為狐貍　十洲記曰風狸腦和菊花服至十斤可長生　内則食貍去正脊為不利人也

貍二

增搜神記曰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取薪而生頃公於野不敢舉也貍乳鸇覆之　大周正樂記曰曾子鼓琴

崔子立户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鼔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卧夢見一貍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為之絃歌也　後漢書曰費長房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黄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貍也盜社公馬耳　傅子曰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前廳多妖怪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白日户自閉二子凱模等懾怖廣使掘牆孔得貍乃絶　搜神記曰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

田中作時嘗見父罵詈赶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令兒斫之鬼寂不復往父憂恐二兒為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殺而埋之鬼便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魅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遂作聲入父即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　又句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從東適

下而復還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鐮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為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貍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又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嘗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輙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

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隷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隷府神隨逐在承塵上輙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即無聲　異聞録曰王度至長安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端麗名曰鸚鵡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化為老貍而死　舊唐書曰武弘度士

貛兄子也父卒廬墓側晨夕哀號野有狸每至齋時必來求食往来甚馴略無驚懼時以為孝感　貉本草釋名字說云貉與貛同穴各處故字從各說文作貈亦作狢　本草集解曰貉生山野間狀如貍頭銳鼻尖斑色其毛深厚溫滑可為裘服其性好睡故人好睡者謂之貉睡俗作渴睡謬矣俚人又言其非好睡乃耳聾也墨客揮犀曰貉行數十步輒睡遇物輒驚起既行復睡為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　語曰貉不踰汶又江南

無狐狸亦物之疆域也　酉陽雜俎曰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

貍三

原操唐韓愈殘形操曰有獸維貍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知者其誰　宋蘇轍牛尾貍詩曰首如狸尾如牛攀條捷險如猱猴橘柚為漿栗為餱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出善自謀尋蹤發窟并執囚蓄租分散身為羞松薪瓦

甑蒸浮浮壓入糟盎肥欲流熊脂羊酪眞比儔引筯將舉訊何由無功竊食人所仇　楊萬里牛尾貍詩曰狐公韻勝冰玉肌字則未聞名季貍誤隨齊相燧牛尾策勲封作糟丘子子孫世世襲膏粱黄雀子魚鴻雁行先生試與季貍語有味其言須聽取　又獻牛尾貍周益公侑以長句曰風林露圃天欲霜柹紅栗紫橘美黄老夫思饞不忍嘗丁寧邊人莫取將朝來栗姬羽化去逋其木奴三百户烏椑士子散如煙檢校不知渠去處山

童相傳皂衣郎字曰季貍氏奇章上樹千回一霎強連夜剽略積廼倉并吞又向黎侯國羅人救黎遂擒獲白茅面縛來獻俘玄端貂裘瓠肥白解驂薦渠登相門立談封作糟丘君旁招披綿拉通印日侍樽俎嬉平園玉肌生憎粗手削須防東坡訟寃著

猨一

原春秋繁露曰猿似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八百好引其氣也　抱朴子曰猿壽五百歲則變為玃千歲則

變為老人　周索氏孝子傳曰猿蠹屬或黄或黒通臂輕巢善緣能於空中輪轉好吟雌為人所得終不徒生

增本草附録曰猨善援引故謂之猨其臂骨作笛甚清亮其色有青白黒黄緋數種其性静而仁慈好食果實其居多在林木能越數丈著地即泄瀉死惟附子汁飲之可免其行多羣其鳴善啼范氏桂海志曰猨有金絲者黄色玉面者黒色及身面俱黒者或云黄是牡黒是牝牝能嘯牡不能也　又曰廣人言猨初生毛黒而

雄老則變黄潰去勢囊轉雄為雌與黒者交而孕數百歲黄又變白也此與列子貐變化為猨莊子猵狙以猨為雌之言相合必不妄也　埤雅曰猨性静緩故猨從爰爰緩也　又猨不復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

爾雅曰猱猨善援玃父善顧　束晳發蒙記曰獮以猨為婦　論衡猨伏於鼠今人取鼠以繫猨頸猨不敢動　猨食果故其膽黒甜　原山海經曰堂庭之山發爽之山其上多白猨　江乘地記曰攝山有山猨赤足或見涉冬積雪

轍有一行迹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猨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猨鳴悲猨鳴三聲淚霑衣　增荆州記曰峽長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分夜不見曦月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嘗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

管子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猨猱飲焉　淮南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置之於檻也）　原張載論曰白猨黑豹藏於檽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

增謝靈運名山記曰猨猱下飲百臂相聯

猨二

原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為猨為鶴小人為蟲為沙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言殘林木以求之　呂氏春秋曰荆王有神白猨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猨擁樹而號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

女女将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聞子善為劒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隠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内之竹以枯槁末折隋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樹化為白猿　漢書曰李廣猨臂善射

增五色線周羣學於山中有白猿化為老人而至授羣書一卷乃黄帝而下歴日也羣後遂明陰陽吴人謂陰陽之精　搜神記曰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

歸猨母自後遂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摶頬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世說曰桓温入蜀在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船上至便即絶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

高僧傳曰劉宋時錢唐釋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養一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智一張喉作梵聲

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一公梵名一公為猿父猶狙公也其後澗邊羣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斂飯送猿臺所山童呼二三聲則羣猿競至　南史曰齊魚復侯子響為蕭順之所殺武帝出景陽山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猨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以憂卒　北史曰高昂母張氏始生一男二女令婢為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

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　異聞録曰王績遊嵩山夜見一人胡鬚眉白而瘦稱山公與績談文異義出於言外績疑其怪潛開匣取鏡鏡光出而胡者失聲俯伏化為猿而殞　廣異傳曰魏元忠微時家貧止一婢厨中方爨出外汲水回乃見老猿為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猨恐我乏使為我執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孔氏帖曰潁川陳巖景龍初舉孝廉於京師至渭南縣見一婦人貌甚殊衣白衣

立於路隅掩袂而泣生叩之婦人乃曰妾楚人也侯氏子家弋陽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迹山林雖一女子亦有箕山之志 杜陽編曰同昌公主疾甚醫者曰紅蜜白猿脂食之可愈内庫得白猿脂數甕本南海所獻 北户録曰段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黄緋者絶大毛彩殷鮮貞為奇獸黒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猨叫嘯騰擲如相呼焉其音凄入肝脾韻合宫徵可當一部鼓吹因召獵者捕養之名曰

巴兒　酉陽雜俎曰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險上多猿形絶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大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終不能盡其巢穴　宣室志曰吳郡張鋌罷秩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有人道左出拜曰吾君巴西侯奉邀鋌既見飲酒命樂夜將半鋌假寐將曉悸而寤見身卧石龕中有巨猿醉卧於地　又張長貰凶屋以居覩黑衣郎樹上擲瓦見擊其弟射殺之乃猿也

猨三

原置檻 犇林 淮南子置猨檻中非不巧捷無所肆其能 晉書窮猨犇林豈暇擇木

騰虛 攬蔓 猨騰虛而競捷 莊子語魏王曰王獨不見騰猨乎其得柟梓豫章攬蔓枝而主張其間

善緣 好吟 說文猨善援禺屬也禺扶沸切 並詳周索氏孝子傳 求木

臨崖 淮南子猨顛蹶而求木 黔猨臨崖命 拔箭 擁條 蜀鄧艾見黑猨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母其子為拔箭卷樹葉塞瘡口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乃投弩水中 文寒猨擁條吟

攀援 吟嘯 靈光殿賦猨狖攀援而相追 黔猨嘯而長吟 五月生

三聲淚 家語五九四十五故主猨五月生也 荊州記巴東三峽猨長鳴至三聲聞者垂淚也

響山椒　鳴巴東　輕趫　飛超　爭接　懸垂　增

野賓　山公　王仁裕畜一猨號野賓呼之則應後因為患項上繫紅絲一縷題詩送之孤雲兩角山後入蜀行次嶓冢廟前見羣猨飲於清流有巨猨舍羣而前於道傍古木間垂身下顧紅綃縈繞尚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移時悵叫數聲而去許遠尚聞嗚咽之聲疑其腸斷矣繼作一篇並詳猨五

因話録李約多蓄古器養一猿名山公常以之自隨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云

臂童　化叟　清異録華山道士李道殷山棲谷隱有奇術能懾伏鬼神畜一黑猨呼為臂童道殷於菴側古松上營一巢為臂童寢息之所名峻青宅　樹萱録王縉少在嵩陽有四叟攜榼來訪曰孫文蔚木巢南林大節石媌虬髙談劇飲既醉俱化猿而去

命侶嘯煙　逐伴歸山

吳筠黑猨賦　續世說孫恪娶袁氏育二子後從之南海過端州峽山寺若熟其道徑者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

飲相喚　晚成羣　杜甫詩寒猿飲相喚李白詩猨狖晚成羣

推枕　却坐　張養浩詩睡殘蕙月猿推枕　范梈詩水館猿啼却坐聽

猿四

原　騰擲　騰趠　挂飲

增　金絲猿　金絲猿生武平大者難馴小者母抱不少置取者以藥矢斃其母取母皮鞭之子悲鳴而下束手就縛夕必寢母皮而後安

黑猿　上林賦黑猿素雌　劉向曰黑猿居桂林之中峻業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

報時　天寶遺事商山隱士

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搆道院二十餘間太素居清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詣亭前而啼不爽其候太素因目之為報時猿云

畏獨　類從獨一叫而猿散獨類猿而大食猿今俗謂之獨猿蓋猿性羣獨性特猿鳴三獨鳴一是以謂之獨也

猿五

原詩梁沈約石塘瀨聽猨詩曰噭噭夜猨鳴溶溶晨霧合不知聲遠近惟見山重沓既歡東嶺唱復佇西巖荅

陳蕭詮賦得夜啼猿曰桂月影纔通猨鳴迥入風隅巖還嘯侶臨潭自響空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

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增唐常建嶺猿詩曰梟梟淒淒清且切鷓鴣飛處又斜陽相思嶺上相思淚不到三聲合斷腸　杜甫猿詩曰梟梟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戴叔倫建溪聞猿詩曰曾向巫山峽裏行羈猨一叫一回驚聞道建溪腸欲斷的知斷著第三聲　李德裕二猿詩曰釣瀨水漣漪富春山合沓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銜綱忽見羈故山從此辭無

由碧潭飲爭接緑蘿枝　李紳聞猿詩曰見説三聲巴峽深此時行者盡霑襟端州江口連雲處始見哀猿傷客心　杜牧傷猿詩曰獨折南園一朵梅重尋幽坎已生苔無端晚吹驚高樹似裊長枝欲下來　又猿詩曰月白煙青水暗流孤猿銜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腸斷饒是少年須白頭　李商隱失猿詩曰祝融南去萬重雲清嘯無因更一聞莫遣碧江通箭道不教腸斷憶同羣　段成式失猿詩曰却憶書齋值晚晴挽枝閒嘯激

蟬清影沈巴峽夜巖色蹤絶石塘寒瀨聲 許渾放猨詩曰殷勤解金鎖昨夜雨淒淒山淺憶巫峽水寒思建溪遠尋紅樹宿深向白雲啼好覔來時路煙蘿莫共迷

又和常秀才寄簡歸州鄭使君借猨詩曰謝守擕猨東路長裊藤穿竹似瀟湘碧山初暝嘯秋月紅樹正寒啼曉霜陌上楚人皆駐馬里中巴客半歸鄉心知欲借南游侶未到三聲恐斷腸 張喬猨詩曰挂月棲雲向楚林取來全是為清音誰知繫在黄金索翻畏侯家不

敢吟　周朴猿詩曰生在巫山更向西不知何事到巳
溪中宵爲憶秋雲伴遥隅朱門向月啼　唐彦謙觀仁
里聞猿聲曰朱雀街東半夜驚楚䰟和雨夢中清五更
撩亂趨朝火滿口塵埃亦數聲　李洞病猨詩曰痩纏
金鎖惹朱樓一别巫山樹幾秋寒想蜀門清露滴暖懐
湘岸白雲流罷抛簷果沈僧井休拗崖冰濺客舟啼過
三聲應有恨畫堂深不徹王侯　又和壽中丞傷猿詩
曰遺挂朱欄鑠半尋清聲難買恨黄金懸崖接果今何

在淺井窺星影已沈歸宅葉鋪曾睡石入朝燈照舊啼林小山罷遠隨湘客高樹休升對嶽禽天竺省憐傷倍切親知覔和思難任相門恩重無由報竟託仙郎日夜吟　李咸用和脩睦上人聽猿聲詩曰禪客閒猶苦是聲應是啼自然無穩夢何必到巳溪踈雨灑不歇迴風吹暫低此宵秋欲半山在二林西　吳融長安里中聞猿詩曰夾巷長門似海深楚猿爭得此中吟一聲紫陌纔回首萬里青山已到心慣倚客船和雨聽可堪侯第

見塵侵無因永夜聞清嘯禁路人歸月自沈　又憶猨詩曰翠微雲斂日沈空叫徹青冥怨不窮連臂影垂秋色裏斷腸聲盡月明中靜含煙峽淒淒雨高弄霜天嫋嫋風猶有北山歸意在少驚佳樹近房櫳　曹松猿詩曰曾宿三巴路今來不願聽雲根啼片白峰頂擲尖青護果憎禽啄棲霜覷葉零惟應卧嵐客憐爾傍巖扃蘇拯聞猨詩曰秋風颯颯猿聲起客恨猿哀一相似漫向孤危驚客心何曾解入笙歌耳　曾麻已放猿詩曰

孤猨瑣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緑水任從聯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　吉師老放猿詩曰放爾千山萬里身野泉晴樹好為鄰啼時莫近瀟湘岸明月孤舟有旅人　吳商浩巫峽聽猿詩曰巴江猿嘯苦響入客舟中孤枕破殘夢三聲隨曉風連雲波澹澹和霧雨濛濛巫峽去家遠不堪魂斷空　顧偉雪夜聽猿詩曰寒巖飛暮雪絶壁夜猿吟歷歷和羣雁寥寥思客心繞枝猶避箭過嶺却投林風冷聲偏苦山寒響更深聽時無有定

靜裏固難尋一宿扶桑月聊看懷好音　王仁裕放猿詩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隅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又遇所放猿再作詩曰嶓冢祠前漢水濱飲猿聯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絏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時舊主人　王周施南太守以猿兒為寄得之黔中生即頭白作詩答

之曰虞人初獲西江西長臂難將意馬齊今日未啼頭已白不堪深入白雲啼　彭蟾郡城放猿獻衛使君詩曰千巖萬壑與雲連放出雕籠任自然葉灑驚風啼暮雨月凝殘雪飲流泉臨岐莫似三聲日避射須依遠樹年應解感恩尋太守攀蘿時復到樓前　蜀韋莊黃藤山下聞猿詩曰黃藤山下駐歸程一夜號猨弔旅情入耳便能生百恨斷腸何必待三聲穿雲宿處人難見望月啼時兔正明好笑五陵年少客壯心無事也沾纓

閩徐夤猿詩曰宿有喬林飲一溪生來蹤跡遠塵泥不知心更愁何事每向深山夜夜啼　宋文同詩岷嶺高無敵來從第幾層攀援殊不倦趫捷爾誠能晚嘯思危石晴懸憶古藤王孫非汝類只可以文憎　蔡襄答葛公綽求猿詩曰子求穉猿書至閩我說猿意特贈君吾州四扇列巖巘鉅木轇轕淩氤氳探窠裁檻走疾置十日可到澄江清嗟憐庶品各有性拘憂適喜無間分彼猿之類宅丘壑愛戀深厚編前文戲禽雖傳古仙者射

臂未議原將軍朝棲喬林之蒼莽夕飲幽澗之潺湲山空月明一長嘯商船海上迎風聞君家東園豈不美檜竹翠密蘭莛薰斯猿儻別故時侶舉首斷腸千里雲

陸游哺猿詩曰有書嘗懶讀扶杖來東園摘此幽澗果哺我高枝猿食果飲清泉猿計亦何闕但恐夜霜時腸斷巴山月　元宋无猿詩曰巴峽猿聲愁斷腸冷泉照影綠陰涼藤搖亂雨領兒過樹曬斜陽拾蝨忙獻果去尋幽洞遠攀蘿來撼落花香空山月暗無人見啼入白

雲深處藏　錢惟善悼西山猿詩曰老衲敲松喚不還黒衣何處落潺湲慣曽索果西湖上無復號弓楚峽間挂月影沈千尺樹嘯雲聲斷萬重山羈雌寂寞成孤怨更約他生獻玉環　明薛蕙江猿詩曰舟行轉江峽處處響哀猿極浦雲方合連山雨正昏接條時自挂飲水復相援不待三春盡先傷游子魂

原賦晉傅休奕猨猴賦曰余酒酣耳熱歡顔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瓌眇之驚人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

面又丹其唇揚眢蹙額若愁若嗔或長眠而抱勒或嘍咋而齟齗或顒卬而踟蹰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兒或低眩而擇颯或抵掌而胡舞　增唐吳筠黑猿賦曰雲嵐昏而共黙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霑襟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游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横照連肱澗飲命侶煙嘯或聚而閒棲或分而迴趠　李德裕白猿賦曰覩其雖為異物而猶善處動不為暴止皆擇所棲松欝而不殘楂梨熟

而後取顧鼪鼯與猱猨信莫得而儔侶若乃淩峻壑而

電曜挂長蘿而匏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阽危

李子仍馴猿賦曰匪猛從縶宛安順游顧步蘭砌因依

蕙樓雖徘徊於厚養終惆悵以勞神夜廡幽陰憶南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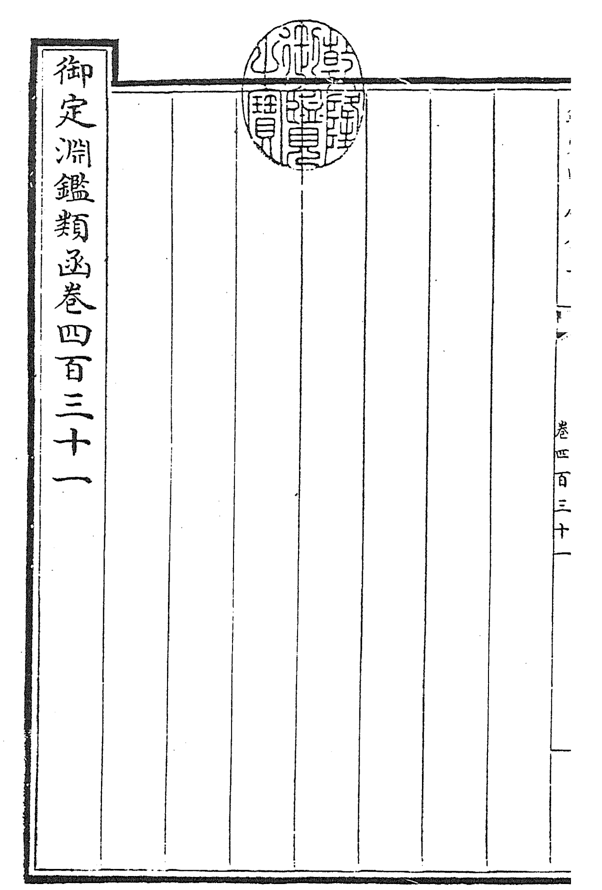
之吟月花朝明媚想喬林之弄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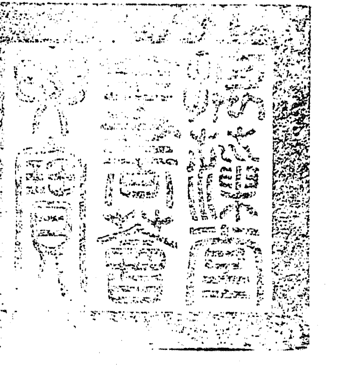
增贊晉郭璞白猿贊曰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眄而號

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原文唐柳宗元憎王孫文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

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内其柔弱者不踐稼蔬禾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常鬱然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一
乾隆御覽之寶
卷四百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徐繩玉